

(法) 埃格布雷亚 著



次出版社

维也纳的蜜月旅行

维也纳的蜜月旅行

〔法〕埃格布雷亚 著 仁星 丁步洲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巨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196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444-7/I·136定价：3.20 元

印数：00001——5700册

内 容 提 要

《维也纳的蜜月旅行》描写的是间谍与爱情的故事。英国军情五处怀疑在维也纳的谍报网内出了叛徒，派新婚不久的贵族夫人鲁思偕与丈夫去维也纳度蜜月之机，查清真相。她丈夫认为鲁思行踪诡秘，定是另有所爱，不禁醋意大发，给鲁思的行动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使她十分反感，感情外移。艰巨危险的任务和错综复杂的爱情纠葛使一切变得扑朔迷离。

《名演员之死》描写的是一起离奇神秘的谋杀案的侦破故事。本书情节曲折动人，结局出人意料，使人读之爱不释手。

目 录

维也纳的蜜月旅行 (1)

仁 星 译

名演员之死 (155)

丁步洲 译

维也纳的蜜月旅行

〔法〕埃格布雷亚 著
仁 星 译

第 一 章

鲁思·特克斯莫尔的豪华住宅“玛克蕾塔·特雷斯”坐落在彻希街。每天清晨她离开家的时候，总要情不自禁地在门口停留片刻，骄傲地审视一遍用血汗挣来的房产。然后，这位信心百倍的年轻女人才驾驶着小汽车向耸立着伍尔沃顿公司办公大楼的牛津大街急驶而去。鲁思在这家公司担任人事主任的职务。

象多少个早晨一样，这天早晨，鲁思一打开办公室的门，迅速地瞥了一眼瓷花瓶，只见花瓶里又插了一束水灵灵、香气四溢的鲜花。每天早晨的鲜花使鲁思惊奇不已，也让她烦恼不安。无论怎样四处打听，怎样追问手下人，她仍然对献花的人是谁一无所知。

鲁思刚满三十岁，容貌美丽，体态婀娜，风韵依然不减，能激起男人强烈的爱慕之心。然而，这位连名字都不敢留下的献花人，这位小心翼翼的求爱者可能还不知道特克斯莫尔小姐有过不堪回首的往事。她过去的经历在整个伍尔沃顿公司是众所周知的。正因为有着这段辛酸的过去，她变得心如古井，对爱情的甜言蜜语心灰意冷。

鲁思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刚刚坐定，就听见有人敲门。女

勤杂工帕特里夏·克罗克特在鲁思同意下走进了办公室。她表情局促不安，欲言又止。她是希望特克斯莫尔小姐明天能准她一天假，好去参加弟弟的婚礼。为了证明自己的请求天经地义，克罗克特对应尽的家庭义务和职责说了一大堆动听的话。鲁思打断她滔滔不绝的话头：

“听着，克罗克特夫人，我准你一天假，但是，得有一个条件……”

帕特里夏的表情说明，无论什么条件她都会接受。

“我只想知道是谁每天把花送到我的办公室里来。”

克罗克特夫人犹豫不决地说：

“我曾经答应过保守秘密……”

“那么，你自己看着办吧！”

“……保守秘密的代价是我每星期能有半英镑的保密费。假如我不告诉你是谁，小姐，你就不给我假了吧？”

“那还用说吗？”

克罗克特夫人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不过，你千万别讲是我说的，好吗？”

“我答应你。”

“是阿奇博尔德爵士！”

鲁思·特克斯莫尔惊得呆若木鸡，甚至连帕特里夏·克罗克特离去都没有发觉。阿奇博尔德·劳德先生……商务活动遍及全球的伍尔沃顿公司总代表。阿奇博尔德能爱上她吗？特克斯莫尔想到这儿，禁不住失声笑了出来。绅士气派十足的阿奇博尔德竟也能温情脉脉，献花求爱，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他一直是那个仿佛不懂谈情说爱的人，像一件充满男性美的雕塑作品。唯一使他心满意足的，就是第一个戴着泰勒和

西埃设计的新式领带出现在交易所。鲁思和伦敦商务联合经理、伍尔沃顿公司的老板特兰斯·伍尔沃顿有着密切的关系，她因此知道阿奇博尔德是公司里的台柱人物。他善于交际，男爵的封号为他广泛结交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打开了方便之门。他待人接物的诚实腼腆态度深得别人喜爱，也往往打动那些在首都的高级餐馆里与他洽谈生意的买主。无论是谁，只要和阿奇博尔德密谈两小时，绝不敢拒绝签署合同，生怕自己被误解为粗野无知、缺少教养的人。

阿奇博尔德男爵……每天早晨献花……，鲁思对这件突如其来的人事百思而不得其解，被男爵对她的态度弄得不知所措。每天早晨献花表示敬意，这是爱情小心翼翼的流露，除此而外，别无其他原因可寻。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利弊，鲁思觉得，阿奇博尔德只会给她的“玛克蕾塔·特雷斯”带来光彩，增加荣耀。再说，她对做一位贵族夫人确实也心驰神往。自然啰，她对阿奇博尔德绝不会爱得很深，不过，象她这种年龄的人，理智的婚姻比盲目的一见钟情更有好处。鲁思从特兰斯·伍尔沃顿的口里知道，男爵的母亲为人气量狭小，俗气得很。男爵和母亲住在布卢姆斯巴里街^①一所名为“贝德威福”的小住宅里。特克斯莫尔小姐心里明白，一旦自己成为鲁思·劳德夫人，就必须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来改造丈夫，迫使他为家庭奔波忙碌，少去想皮卡迪利大街^②上各式各样的时髦服装。鲁思并没有对婚后要花费很多精力感到惊慌不安，她毕竟是个有主见的女人。

① 布卢姆斯巴里街在大英博物馆附近，贵族和达官显贵们多住于此街。

——译者

② 皮卡迪利街是伦敦最为繁华的一条街道。——译者

特克斯莫尔小姐迅速拿定了主意。她不喜欢让那些能够很快了结的事悬而不决。因此，当电话员告诉她阿奇博尔德开始办公的时候，特克斯莫尔小姐迈着稳健而坚决的步伐向阿奇博尔德的办公室走去。

鲁思走进阿奇博尔德的办公室，像一个军人站在一片经过激烈战斗后终于夺得的阵地上一样。男爵一见鲁思，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弯腰鞠了一躬，对她说道：

“本人不胜荣幸，特克斯莫尔小姐……”

然后，他怔住了，不知说什么才是好，流露出他那天生的腼腆神情。鲁思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觉得伍尔沃顿公司的女职员对男爵的评价真是千真万确，她们认为男爵彬彬有礼，腼腆可爱，而且绅士气派十足。

“我能请你坐下吗，特克斯莫尔小姐？”

“乐意得很，坐着比站着好，因为我想找你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行，那还用说……当然……”

鲁思搞得他心慌意乱。她看到阿奇博尔德这副模样，感到一阵虚荣心的满足。

“我想你也该坐下来才是，阿奇博尔德先生，这样更合适。”

“你说什么？噢！对……请你原谅……”

他在鲁思的对面坐下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正了正单片眼镜，然后拖着贵族社会常用的牛津腔调一字一顿地说：

“小姐，我洗耳恭听！”

“阿奇博尔德……”

这种突如其来的亲昵称呼惊得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

“……我对你每天早晨把花送到我的办公室里，表示深深的感谢。”

“啊？！……你都知道了？”

“阿奇博尔德，你为什么天天这样做呢？”

他显得不知所措，局促不安。

“你瞧，小姐……嗯……总之，我会对你说的……”

“到底为什么呀，阿奇博尔德？”

“我实在不知如何表达才好……”

鲁思灵机一动，为阿奇博尔德解了围。

“难道是想让我知道您爱我吗？”

阿奇博尔德如释重负，立时感到轻松，带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喊了起来：

“正是如此！小姐，确实如此啊！你料事如神，真让我太高兴了！”

他激动异常，连那架拴在黑色细纱带上的单片眼镜跌落在胸脯上也全然不顾。

“我真有受宠若惊之感，阿奇博尔德……你爱我已有很长时间了吗？”

“我想这要回忆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过，真正爱你还是两个月前在中国才萌生的。”

“在中国？”

“在上海的一次舞会上，我见到一位女郎与你有着一般的身材，我继而立即懂得，倘若你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将一辈子得不到真正的幸福。”

鲁思感到一阵激动：

“谢谢你的这番令我难以忘怀的表白，可是……你怎样

对待我呢？”

“但愿你能做我的妻子。小姐，至少，你觉得这事能有希望吗？”

“我看眼下没有什么大障碍……”

男爵喜形于色，正了正单片眼镜，稳重地说道：

“我真有点乐不可支了，亲爱的，你同意我告诉妈妈吗？”

面对这个问题，特克斯莫尔小姐无言以对。

“你的母亲？”

“她是一位令人喜爱的老人，心地善良，不过，保留着很多偏见。我敢肯定她一定会使你高兴，就像你也会让她快乐一样。”

阿奇博尔德沉浸在幻想之中；可是，此刻的鲁思偏偏希望听到他对爱情的倾诉和对共同生活的憧憬。鲁思感到有点失望，暗暗生气，想教训一下男爵：

“阿奇博尔德……难道你忘了应该问我点什么吗？”

“什么呢，亲爱的？”

“不过很简单，我是不是爱你。”

他顿时吃了一惊：

“我听错了吧？你答应做我的妻子，难道这不说明你爱我吗？”

“怎么！你觉得奇怪吗？阿奇博尔德，我丝毫不能肯定我爱你，我确实对你抱有好感，不过这远远谈不上爱……”

“你真这样想？”

“那当然！”

“真令人伤心，亲爱的……这么说，万全之策是我不对

妈妈说这件事？”

“这样做才算聪明呢！”

“我能否请求你告诉我，你要过多久才对我产生矢志不变的爱情呢？”

“无可奉告……我们应该常常聚会，以便互相之间增进了解。总之，阿奇博尔德，我担心你不会向我表达爱。”

“我，我担心不知道怎样做更好。”

“你得费点心思才行。”

“实不相瞒，最使我烦忧的就是妈妈，她知道我爱你，并且一再催促我向你求爱。如果她知道我已经这样做了，会对你不立即答应感到迷惑不解。”

“因为劳德夫人觉得一个女人不爱你是不可能的，对吗？”

“正是如此。”

鲁思暗自想到，至少自己是厌烦这位有点过分的母亲的。

他们一同出去散步，一同下饭馆，一同逛剧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可是他们并没有热烈到难舍难分的程度。男爵的举止总是四平八稳，不越雷池一步，表现出令人难以忍耐的漫不经心的态度。鲁思有时暗暗问自己：她的情人除了癖好领带，是否还对别的事物感兴趣。在每次约会时，尽管阿奇博尔德是贵族，只要鲁思从别的妇人挑剔的眼光中发觉他不是那么更飘逸潇洒、更引人注目，她必定会提醒他注意自己的不足之处。久而久之，她竟迷上了阿奇博尔德。越是阿奇博尔德显得麻木无情，她越是以相反的热情爱他爱得发痴。

春日里的一天，他们在泰晤士河的索克昂码头边划船，鲁思气恼地欣赏着自己的情人笨手笨脚、大动作地划着桨，显示出牛津大学赛船时的风格。鲁思小姐坐在小船上，感到某种勇气在身上沸腾，她决心结束这种尴尬的局面。

“阿奇博尔德……”

男爵一阵激动，险些丢了手中的桨。他重新坐稳身子，扶正单片眼镜，对鲁思问道：“亲爱的，你有话对我说？”

“阿奇博尔德，我们频繁交往已经两个月了。”

他躬了躬身子。

“没有人比我更幸福了。”

“阿奇博尔德，你有时想过没有，我们再没有少年人的时光了。建立家庭，生儿育女，我们的时间太紧了。”

“请允许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

鲁思顿时神经质地哆嗦了一下，几乎喊叫起来：

“老天爷！阿奇博尔德，你不能换一种方式说话？”

他眼睛瞪得溜圆，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我是否有失检点了，亲爱的？”

“不是，一切恰到好处！然而，这正是我对你大为生气的地方！”

“我确实不知道你反感什么，感到很不安……”

“阿奇博尔德，我明白，我现在爱上你了！”

她有点说假话，不过，她对当贵族夫人心醉神往。为了回答她的表白，阿奇博尔德丢掉桨，抓住她的手，轻轻地吻了一下，嘴角上挂着舒坦的笑容。

“我想今后可以叫你鲁思了吧？”

坐在一叶扁舟上确实不利于热情拥抱，再说，鲁思也不

是一位放荡的女人。然而，在她想知道一位她向其表示了爱情的男人所应有的做法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竟是那样无动于衷、那样彬彬有礼，那样冷冷冰冰。鲁思真想哭一场。

小船一靠岸，她头也不回就走了。阿奇博尔德大步追上她，挽住她的手臂：

“你很失望，是吗？……可是，鲁思，我深深地爱着你呀……”

“那你怎么不千方百计向我表示出来呢？”

鲁思咬着嘴唇，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这句有点庸俗的话。但是，男爵好象是没有听见，因为他整个身子扑向她，把她紧抱在怀中，在她的唇上印上了难以想象的粗鲁的一吻。特克斯莫尔小姐吓了一跳，感到呼吸急促，气闷得很，象是被压碎了一般。她的第一个动作是考虑自卫，极力想从身上推开这个突然变得象只缠人的大章鱼一样的情人。接着，她身子发软，沉浸在温情的爱抚之中。男爵最终放开了她，她有气无力地埋怨道：

“你……你真不检点，阿奇博尔德！”

“我也确实这么想，小姐。”

一个低沉的声音使鲁思转过身去，她看见对面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警察，年约50岁，但显得过早的衰老。他用嵌在浓乱的眉毛下那双严厉的眼睛注视着这对情侣。鲁思向男爵递了个眼色，想让他来解围。真是遗憾之至！阿奇博尔德爵士已经象个犯人一样垂下了头，并且说道：“我承认，我的行为象个孩子……”

警察叹了口气：“一个早熟的孩子，先生。如果你同意

我的说法。”

鲁思气坏了，对未婚夫的软弱几乎发怒。他丝毫不对自己的行动——不管错不错——感到自豪和骄傲。鲁思出面了结不了愉快的场面，向警察笑着解释说：

“我们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因为我们刚刚决定要结婚。”

警察把记事本和铅笔放进口袋里：

“这么说，小姐，没事了……”

他乐呵呵而又不满地补充道：

“警察的记事本对于你的婚事将是滑稽可笑的。”

仁慈的女王陛下的警察向阿奇博尔德没完没了地说了一番话：

“先生，在长着灌木的马路旁和小河边总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那儿阳光灿烂，空气中弥漫着欧石楠的气息，漂浮着一股股干草的气味，于是，有人就以为整个天地都是他的了，迫不急待地要与第一位路过这儿的淡褐色头发的女郎分享这一切，理由是她的笑声象银铃一样清脆；或者与第一位路过这儿的金发女郎共享阳光和清香的空气，因为她那对碧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接着，先生，这一切都在两间房屋中结束了，住在一个讨厌的住宅区里，幼子绕膝，不停地嚷着吃喝。不过，人们还有时间去回想褐发女郎银铃般的笑声，但是这笑声已经嘶哑了；也可以去想金发女郎的眼睛，不过这眼睛不再是碧蓝的了，已经变成了栗色。这时候才后悔莫及，后悔莫及呢……嗯，你干的这件事有点不合适吧？……”

男爵惊呼起来：“我敢说，您讲起话来就象牛津的学生！”

“我是剑桥生，先生，圣·约翰学院1934—1937届的学生。”

“你离开剑桥仅仅是……”

“就因为一位淡褐色头发的女郎，先生。小姐，她与你一样美丽。我不祝你走运，这没有丝毫用处。”

为女王陛下服务的高个子警察，这个精神百倍的老家伙诉说了一遍自己的遭遇后，又到别处巡查去了。

警察走远了，鲁思和阿奇博尔德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们从未想到警察的经历也是他们的经历，并且他们幸福地落进了命运已经安排好的陷阱之中。鲁思挽起男爵的胳膊，一边走，一边乐滋滋地对他说：

“阿奇博尔德，你难道没想过向我求婚吗？”

“我必须首先告诉妈妈这件事。”

特克斯莫尔抽回了自己的手。

“但是，阿奇博尔德，我们的前途仅仅只是我们两人的事！我们这种年纪的人不应该依赖任何人，哪怕是你的母亲。”

“亲爱的，劳德家族的人，如果没有母亲或妻子的意见是不能干任何事情的。”

“那么，他们要是不幸成了孤儿或者光棍汉，他们想知道该干什么不就得去问卖报的女贩子了吗？”

“我的心肝，我一点没弄懂你的意思。”

“没什么了不起，回去吧，你愿意吗？”

鲁思心情沮丧，在回去的路上一言不发；男爵闷闷不乐地保持着沉默。

这一天就这样平淡地结束了，鲁思的心潮起伏不平，然